

1601年荷蘭人突襲澳門*

費爾南·格雷羅

我們在這一段中找到了以葡萄牙文記載的，在1601年9月底至10月初，因與雅克布·范·內克(Jacob van Neck)艦隊司令率領的三艘荷蘭船的對抗而在澳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。這份文檔是由葡萄牙耶穌會士費爾南·格雷羅撰寫，出現在1605年里斯本出版的《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活動年度報告》第二卷中。格雷羅神甫曾在一段時期內擔任過里斯本郊區奧里維特山(Monte Olivete)宗教裁判所的負責人，也是聖羅格修道院(Colégio de S. Roque)副院長。他所擔任的職務令其有機會接觸到海外會士們發來的信件。在1603年至1611年間葡萄牙出版的五冊書籍中關於中國使團的事務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這些資訊使他得以詳細地再現了當年澳門為抵禦范·內克艦隊所採取的防衛措施。同時，1601年澳門事件的描述使我們大致瞭解了處死荷蘭俘虜時的宗教環境，即對改革的堅決抵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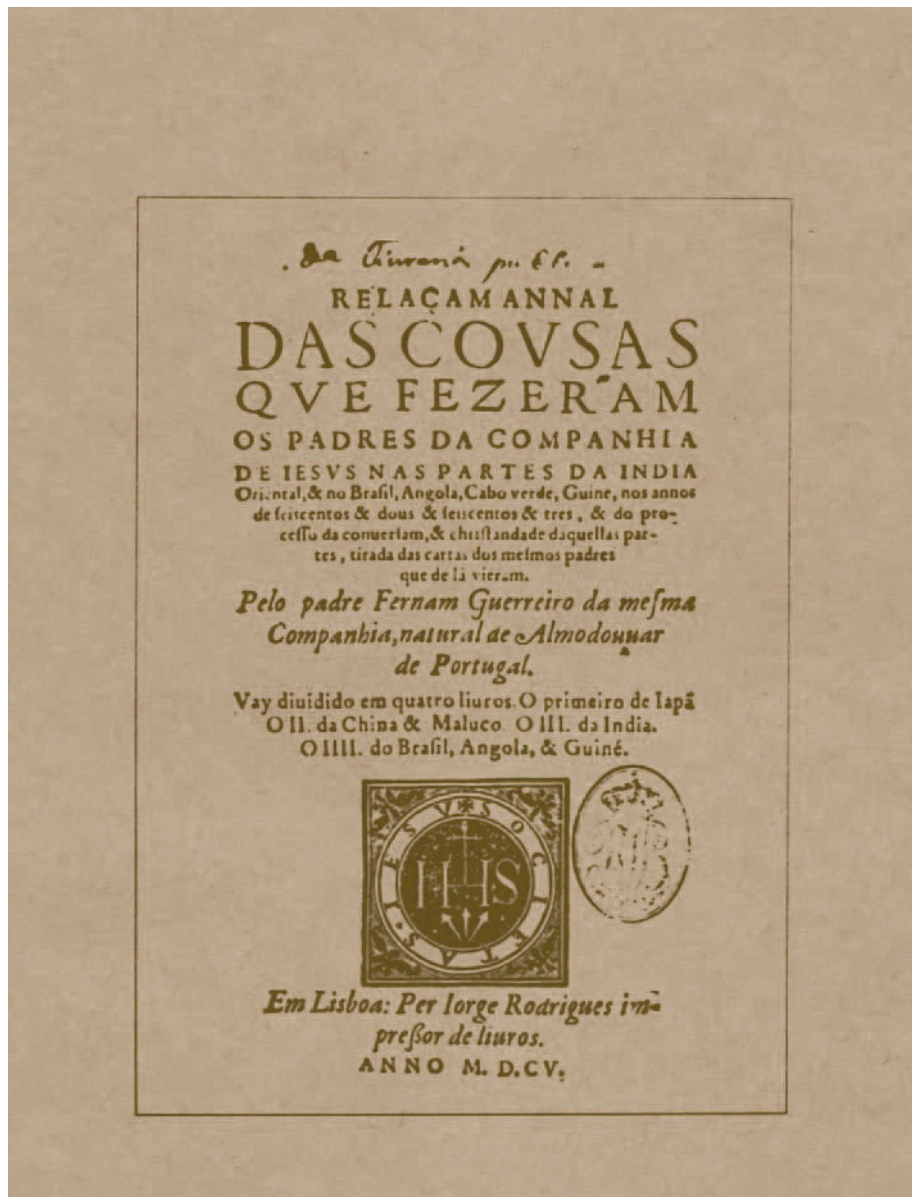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年，幾次極為嚴重的風暴在這一帶陸地和海上肆虐。猛烈的暴風雨在陸地上摧毀房屋，至少掀去了屋頂。我們的(聖保祿)學院，由於所處位置較高，並且是火災後剛剛修復，部分被毀，遭受了不小的損失。在海上，暴風雨使一艘來自印度的商船在十四里格的地方沉沒，除了船上的藥材之外，四十萬印度銀幣也損失殆盡，這幾乎是印度來的商人的全部財產。許多人被淹死，另一些人被飄在海浪上的帶釘子的木板和長矛所傷。這艘船在遇難前曾遭雷擊，一些人被雷電擊中身亡。另外兩艘船(其中一艘船上有我們的十位神甫)抵達時已經破爛不堪，尤其是神甫乘坐的那一艘，多虧他們盡心竭力地為上帝効勞，上帝才奇跡般地把他們從極其危險的境地拯救出來。

這些商船抵達這裡一天之後，海上又出現了三艘船，它們高揚着風帆平穩駛來，似乎並沒有

受到剛剛過去的風暴的襲擊。這是兩艘大船和一艘較小的帕塔索(patacho)船。⁽¹⁾人們馬上意識到來的是敵人，因為從印度來的商船已經到達，而從其它地方來的船並沒有合適的季風，此時不應當有預期的船隻出現。這座城市既沒有城牆和堡壘，也沒有炮兵和衛戍部隊⁽²⁾，市民們認為自己的家並非安全之地，便紛紛把他們的全部銀兩和財物藏到(聖保祿)學院裡，並一起要求院長神甫，一旦敵人企圖登陸，請允許他們的妻子家人進入學院躲避。他們決定如果敵人佔領了海灘，他們就退入學院，因為這裡地勢較高，易於防守；如果上帝為了懲罰他們而讓敵人得勢，那麼，死在神甫身邊也能讓他們感到心安。

當時這裡的總督是波爾圖加爾(Dom Paulo de Portugal)。他迅速把陸地上所有的人組織起來，安排到敵人的必經之路上。船尾掛着很大張白旗的敵船出現在距陸地很近的地方，他們從旗艦上

*資料來源：耶穌會士費爾南·格雷羅(F. Guerreiro)《關於耶穌會神甫在東印度活動的年度報告》(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Partes da Índia Oriental) 卷二，1605年 Artur Viegas 編輯。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39出版，第二冊，第236-237頁。由洛瑞羅(R. M. Loureiro)改寫為現代文。



《耶穌會神甫事務年度報告》封面，里斯本，1605年

放下一隻小船。這隻船載着十一個人朝陸地駛來進行偵察並確定所處的位置。小船立刻被我們的船截獲，船上的兩個人被帶到總督面前。這兩個人說他們是荷蘭人，為了做買賣並與當地進行貿易而來。由於他們的一些同伴說同船而來的有七百人之多，所以，我們的人在警戒中度過了一整夜。

第二天上午，敵人看到他們小船上的人沒有回來，便放下一隻帕塔索船沿城市對面的航道進城探路。我們的三、四艘船前往迎敵，立刻俘獲了該船和船上的九個人，包括領水員和旗艦總管⁽³⁾、四門大炮和其它一些作戰物資。敵人的大船見帕塔索船被俘獲，立即起錨，開到了距這裡十八或二十里格的地方。總督馬上組織了六隻划艇，準備前往追擊，但這時傳來消息說敵人已經撤走。俘獲的荷蘭人被判處死刑，但那是我主上帝讓我們這樣做的，他們最後都表示信仰天主教，服從教皇，並多次懺悔，表示死亦無憾，請求上帝和在場的人們寬恕。

【註】

- (1) 指雅克布·范·內克的船，在不久之前曾攻打過蒂多雷(Tidore)的葡萄牙要塞。
- (2) 17世紀初，由於中國官府禁止大興土木，同時也由於對城市尚無來自海上的真正威脅，澳門當時沒有軍事設施。
- (3) 他們分別是讓·迪克松(Jan Dirckszoon)和馬爾丁諾斯·阿比烏斯(Martinus Apius)。

蔚 玲譯